通甫類藁

通甫類藁續編目錄

卷上

平王論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非有大無道之君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予嘗攷平王所以失諸侯與東周所以弱甚不盡出於此因廣其意而爲之論

夫王者欲伸大義於天下必有不得已於君親之志眞誠惻怛之心文武忠孝之略抑遠苟且之圖而著信義之實然後功業可成禍亂可息祖宗之業可繼恥辱可遠也今平王之事毋亦有不然者乎方周之衰昭穆共懿之際陵夷隳壞至於荆人有三王之立徐偃抗九國之師厲王立不脩德嚴法峻刑以苦天下貪貨黷武民不堪命叛而襲王出居於彘太

子匿諸臣之家僅而後免當此之時禍變極矣然而宣王即位南征荆蠻北畧太原東平淮徐之亂車攻之會集於洛邑海內翕然向風無他昭德著義而不為私圖罰罪賞功無所苟且故也幽王之禍非大臣內怨而諸侯外叛也非匹夫横行而萬民土崩也徒以廢嫡立庶結怨外戚一旦稱兵犯闕山東之師未集而禍發於驪山之下平王立遂孤弱陵遲以至於亡何哉信義未著仇恥未雪嗣立之故不明而諸侯失望也賞罰不信於天下而萬民不親也夫申侯親舉兵為叛逆繒人助亂實召西戎此皆與周有不共戴天之讐衛武晉文秦襄葢嘗親督兵而與之戰矣借使平王稍知大義迎立之初布告天下申繒之罪諭召諸國以復讎之義泣涕誓衆

以身之無可容臥薪嘗膽必得罪人而後已親帥六師臨討二國函其君臣之首瀝血先王獻俘太廟拔草萊斬荆棘令一大臣以西方之事彼西戎內不得援困將心裂膽破逃遁絕遠因裂地而封秦晉之君賞功賚賢以旌死節之士則天下莫不肅然有更新之望當此之時雖遷於東庸獨異乎討不出此而忘親德讐恬不知怪天下皆曰王有死親之志而受成計於申侯賞弑逆之臣而無以爲立忠者勸是教之叛也雖不遷都而內失諸侯之援外結戎狄之歡其事可忍言哉嗚呼方申侯之舉兵太子故在申也使太子有仁親之實申侯何敢然忍親棄祖自絕於天豈能振乎鄭伯親也而奪之政申侯賊也而戍之兵取禾之役繻葛之戰有由來矣皀

古中興之君未有無復讐之志者也少康興於一旅靈武起於偏隅豈有周畿之地堂堂方六百里乎宋構有天下之半而志在苟且方將聚忠臣義士而刀鋸之又豈盡遷都之咎哉

春秋論

春秋弒君書臣者十有六書國者四書國人者三傳者曰書臣臣之罪也書君君無道也春秋爲天下亂臣賊子而作也君苟無道而可弒非所以治亂賊也且傳者之意將以懲天下之爲君者也君無道而見弒足以懲之矣死而加誅適足以快弒者之心而君之無道者卒未知也後之爲無道之君者殺身之不恤何恤於惡名義不足以懲暴君之一豪而爲亂賊勸者萬萬於天下春秋立法不如是之迂也解者曰君無道則不直在君而臣之罪爲薄乎云爾曰然則臣之與君特以爭夫曲直如途人之相格鬭蔑冠履之大分伸情理之小說春秋爲法又不如是之疏也且彼所謂書人與國者吾

將求其實文十六年經書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七年齊人弒其君商人莒弒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此皆傳所稱君無道者也此七君者果皆無道之甚者乎必若無道之甚則宋昭不能其大夫非有十年十一戰之虐也晉厲多外嬖非有彈丸殺宰夫之慘也齊懿之無禮未若襄莊之極也必若無道之甚則莒庶其密州無以異於楚成於商臣也吳僚薛比又非若陳靈楚圍之淫詩荒虐剖竹弗能譬也自宋殤晉靈齊襄楚穆之倫皆以弒逆罪其臣而宋昭以下七君者反以無道責其君春秋用法顛倒參錯如此非所以服天下也然則如何曰書臣者罪一人也

書國人者罪衆人也書國者罪一國也夫宋鮑驪𣹢於國君
祖母以下皆爲之用欒書中行偃爲國大臣首造弑逆賢如
韓厥而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此卽舉一國之人加以弑逆之
罪豈得謂言之過哉或曰商臣弑其君旣與莒僕展輿比矣
曷爲不書國曰國人不與乎弑也莒僕展輿國人與乎弑者
也然則齊商人因弑君而得國者也齊人殺之宜若無罪然
以國人書何也曰商人弑君不能討旣立之爲君又從而弑
之所謂置君如奕棋者齊人之罪可勝誅也哉夫春秋以君
父治臣子不以臣子加君父所以謹亂萌也唐律奴告主者
斬太宗中主猶知背上之非故知春秋不赦也

周公誅管叔論

傳曰周公誅管叔其實不然管叔畏罪窮迫死耳曷嘗敢而誅之哉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又曰致辟管叔於商彼皆非與曰書之所紀者事吾之所言者意如其事則雖畏罪窮迫不得不正名曰誅有國法存焉如其意管叔苟不死周公未必加誅也難者曰管叔倡亂首危王室周公大義滅親奚爲而不誅曰倡亂者非管叔乃武庚也人謂武庚賴管叔之計不知管叔受武庚之愚彼親見祖宗六七百年之業見奪於人父死國滅宗廟蕩燬心非木石誰能忘仇然而甘心就封束手受制其心有所待而然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當國羣疑滿朝此武庚一時也武庚以爲將搖王室必先

去周公欲去周公必先得管叔叔爲宰相之兄天子之叔父勢足以震動天下武庚挾震動天下之勢而縱其反閒之謀使骨肉肺腑之閒互相殘毒橫生疑貳然後連兵徐奄號召遺民承閒而收山東六州之地當此之時天下大勢不歸周公則歸武庚成與敗非管叔之有也然而管叔爲之用者彼受武庚之愚以爲舉天下而授之叔也流言之計未行而叔已入武庚之彀中矣故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言叔爲武庚所取也其書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言武庚誘叔爲亂也大誥一篇無一語咎三叔者豈惟爲國諱瘵哉其情事實然如是而已矣然則叔之所以死豈其良心之發義不可復見公故自殘而死耶抑爲亂兵所殺耶

趙盾論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三子以爲趙穿歐陽子以爲趙盾然則將奚從曰事從三子論從歐陽子傳稱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弑靈公於桃園天下雖悖亂狂戇之人未有無故狥衆情舉大事者穿身在列卿誼託骨肉靈公爲無道未有害於穿也穿非有田常王子圍之謀子羽慶父之事崔杼之怨也乃無故而動於惡何哉方盾飲靈公酒使力士衛而入則趙氏害公久矣而穿故德盾嘗有罪以盾得免意必深銜公誠欲一得當以報盾及盾走而出公怒必且未解穿素藉盾而積怨公故出萬死以報盾然則盾誠忠臣當其聞變遽歸必將痛哭泥首跣足奮劒斬穿頭瀝心血以報先君刎頸自明以謝

天下然後告無罪於萬世卽殺穿而盾不死吾猶將議之而乃晏然朝班之閒辯論曲直恬不爲怪又遣穿迎立希圖新寵轉相庇覆忘戴天之恥快報復之心可謂有人心者哉且公之立非盾意也麑不能賊獒不能傷公不能一日忘盾盾不能一日安公彼趙穿者盾之麑獒而已假令穿非逆料盾不見討獨何敢弒君以迎盾盾非逆知君將遇弒何爲亡不越境哉歐陽子離傳以獄盾而盾之罪疑吾卽傳以獄盾而盾之罪實弒逆之獄固未可以疑處之也

許世子論

春秋書許世子弒其君三子以爲不嘗藥歐陽子以爲弒然則將奚從曰事從三子論從歐陽子許悼公患瘧止進藥而悼公卒亦自傷與弒而死則誤爾非眞弒君也曰罪之有誤此自爲敵以下言之豈有君父而可以誤者哉匹夫過而殺人於法有眚災聖人權其情之輕重而亦未嘗以爲無罪之人至於君父則所尤致謹於律誤傷父母者斬聖人慮天下後世有以誤文其奸者故雖誤而畢誅假如曰世子誤也然則霍顯亦誤也梁冀亦誤也劉裕亦誤也亂臣賊子將援迹於天下孰得而詰之且夫藥之足以殺人者夫人而知之也至於虛實寒熱之相反人或不知醫盡知之矣不知止之進

藥由醫而進之乎自進之乎如由醫而進之醫無故投其君殺人之藥此必有主者如其自進是知藥也耶不知藥也耶知固不免矣不知而以父之命嘗藥何異於以刃傳人而自謂無殺之之心者春秋之法君薨必書地所以正始而正終也今悼公之薨事情未明許之太史不得以正書欲求亂首賊由太子然則無論誤與非誤顧君何自死也縱止推心傷骨至於夭折乃分之宜彼且自責如此而聖人何自赦哉然則止之罪與故弒等乎曰情固不同矣春秋之討亂賊或以其情或以其事趙盾無其事而有其情故聖人誅其情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許世子無其情而有其事故聖人誅其事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介之推論

有過人之節者必有容人之量古君子之立於世也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非其義祿之千駟弗顧如其義富萬鍾而不爲媿其自處如此而其於人也不激世以爲淸不垢俗以爲高循循中乎人情不爲一切矯强之論故遺世獨立而非於物有所競今推一不見畜發憤極怨斷然自絕不自聊賴其氣毋有未平者乎方重耳之在外也窮困顛踣乞食不得賴偃衰犨頡之倫左右奔走克復舊物功業既就慶賞爰及當此之時文公與之無溢情諸臣受之無媿色而推至擬之爲奸盜不亦過乎論推之功未必如狐趙之盛也而文公之賢又非薄待功臣之比推以此時不自言祿沒齒無怨豈曰

不賢而必隱相訾謷至於怨懟果若推言則伊周爲貪天湯武爲賞奸漢高之殺韓彭爲當誅而范蠡之辭勾踐爲盛德使君臣之閒泛然如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值祇以爲名而不知適流於無義也然則推誠高節要亦出於激成欲與太伯延陵季子比烈難矣予嘗論古今賢人逸士如太伯伯夷以下至於魯仲連莊光之倫皆出於性成非有矯强至如所傳巢父許由飲牛洗耳之事或出於戰國好事者之所爲若果有其人必將淡然夷曠超乎方外不當峻厲陿隘如此峻厲陿隘者於陵仲子之流所以傲物而抗俗非世之賢聖所宜有也雖然世之哀推者至比之屈平誠悲其志而慕其風世變甚風俗衰士或以名高爲捷徑如推之志者又可以不論

也夫

與左君論文書

書詞反覆以求至是具見賢者用心寬謹誠一善問如此湛敢不增飾固陋以塞盛懷夫離朱遠見千里近察豪毛天下之至明也然欲炤眉目不能無假於明鑑僕之鑑則已昏要過於自眂之目遠甚夫文章無他徵理於實從實入微從微得彰因彰得暢制暢以約調約以和六者無戾文乃大昌故辨而不實浮游之理也實而不微疏觕之致也微而不彰怳惚之詞也彰而不暢轄結之章也暢而不約奔逸之品也約而不和微苡之累也實以始之和以終之夫文之有實譬射有的射於空虛之處何知巧拙己射有百中歸於一的的可百移惟實不移先發命中在手與目手巧萬端非目不行龍

文魚目天下之駿也伏櫪三月夜秣晨刷臨風振尾蒙其兩目摽鞍而三鞭之倏息數百里抑吾不知其至齊耶抑吾不知其至楚耶時乎通衢騁彼逸足亦有山陵曲折川谷菹乎一放斷筋折髀者有矣足下御千金之駿冒而乘霧冥行危矣乎何不和鸞清道俟東方之既白故曰安步可以致千里終日跳踉不出戶几夫能跳者未有不能行者也不屑行耳願足下緩其急足整其安步語曰披沙可以揀金金固易焉披之實難混范垩鬱唱籌而量之檀江州之金可勝既乎奇文生於至精雄文生於至靜麗文生於至樸險文生於至平至精故不多至靜故不煩太多故不奇太煩故不雄夫足下終日仰屋馳思八極再撫四海以求所爲文文豈在茲乎哉

若多蓄而少發卽事而後作無事不作夫事者天地之所日出而無窮也因之而成吾文亦無窮也無事而習文必窮之道也凡吾之所論比於足下土壤耳然昏鏡可以正冠濁水可以去垢

與吳稼軒書

兩日河湖緊報未到　國家幸甚諸公幸甚僕竊妄以謂今日之事須小有變動以振作當路一切媮慢暗娛之習而悔其心而今日湖運關繫重鉅萬不可變不變益狃事故之來豈有止極自甲申之歲湖水東潰乙酉丙戌大工疊舉議遷議濬迄無定局大府被罪以去者相屬當此之時　朝廷震動疆吏慴息視南河若畏途以掛冠爲得計天其或者大儆百寮肅恭震懼以承其儆轉運之機正在此時自後逶迤補苴經營二載費帑千萬迄可小休十餘年來優游偃息向之畏途于于然來仕路膏腴軫駢輻湊叢弊如山治絲逾亂天使數臨不能有以正也乃更法制游揀京曹明示　上意

而積習所趨寖流東下緇纁染人一入遂改總內外大小百職未有優閑美濫如河員者也天意將大有所震懼改革屬當景運休隆　聖天子寅畏懋德不欲上累　朝廷故小小示警初四五日之事天意可知矣當事諸公不知刷厲振奮杜門雨泣望洋叩頭作此瑟縮成何舉動天下事大於此者萬萬變故之來難可逆覩一旦猝有緩急欲恃此等調度折衝千里從容而夷大難豈不難哉卽日天氣澂肅陽侯順軌竊恐諸君子痛定不思以寶珪白馬爲可恃不知天意所助佑貪婪䦨竹樾爲已功覇隕瀾淸復優游而頌太平也夫有事則舉止錯莫事過而拱手相賀非所以承天意也夫惟天不可恃夏秋以來淫霖衍期南援皖豫北連齊兗數千里

內人其流離憂來方大邇者淮海八縣一望淪胥大府垂慮州縣鉏鋙時勢如此通爲一局作吏故大難民生亦不易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當事諸公必有傾畫杞人之愚本性不改潘周殂謝誰與談此恃足下知我心盲質庇兄弟僶俛從公此書或可與見外人滔滔毋使僕以直翹禍

念石子敘

念石子者潘子窮理致用之書也潘子嘗六試禮部不第一簡縣令不就退而明天人之故六經道德之本體極人情歸於反身植節以攘剔俗學扶樹世教其書粹於荀卿質於楊雄切於王通取類也遠而觀物也微辨而不繁直而婉篤而不迂者也潘子既歿其文章箸述多有好者此書獨未出余故論列之世盡采華遺實惡知所寶貴要其始終本末之際可謂有彬彬大儒之風矣

拜鵑堂詩敘

拜鵑堂詩一卷錢塘潘霅帆問奇作安東張文學從敗簏中檢得遭河變漉漫已缺其姓氏考之阮侍郎雜說乃復明士窮阨於時不得已以文章自喜則無弗思傳於後而後世愛我與否既不可知果足自樹立必當有其人而其閒又有時勢遷異風彯雨濕蠹齧鼠齧庸兒市儈糊壁覆瓿汚泥蔵𡐛涸廁若㓕若沒數十百年而遇其人搜剔而庋藏之又往往遭不測之變兵刃水火百端將顯而復晦幾盡而僅存也文人一寸之心既死之餘氣而所以挫折摧敗之者極萬物之變而未有窮已烏乎其可悲也已而古之以文傳於後者慮無不經此十數者之變卒不閒銷㓕泯沕光耀有加焉亦可

知文章之力天地不能忌風雷不能奪刀戟不能傷水火不能濡且蘗又何壯也雪颿詩新警稜露悲鬱有致其能爭此十數者之變葢非偶然獨張君嗜奇好古一致其纏綿於異代不相屬之人得則喜而失則悲若骨肉親戚相保護盟約質劑以相要古人不惜挫辱於世而待後世之知我豈不然乎曹子建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嗚呼不有後世彼能以其貴介之力聰明富贍之奇孤行於數千年之久哉敘雪颿詩又憮然失矣

鞠譜敘

予幼讀書漣東之野荒圃半畝春時蒔鞠百種壅培翦插終歲爲命其時里中家有藩籬擢英相望涼秋告厲風日淒緊隣黨存問流連娛樂後數年東之射浦有王翁者以鞠名造其居壚錧桉榆與鞠參伍翁故跛者足不踰戶葢五十年與鞠相守辛卯自江南歸舟出廣陵廣陵之鞠縱横千畝列肆爲肆游人仕女袨服靚飾鞠亦夭斜失其故態庚子渡江登臺城以望後湖城北之鞠亞廣陵得江山霸王之氣鞠乃偃蹇蕭椒如王謝舊家勛伐衰謝存其崖略今又三年矣天時人事之遷改城市之變異昔之殷繁侈靡摧挫頓折往往多有獨鞠也哉今年七月東歸漣上道出王君之居斜日在地

有踐其行鞠乃大茂王故不相識又迫河帑鞭馬徑去既王君介友人以斯譜乞爲之敘譜所載掺植之富培灌之勤色別部分乃至三百六十種其世所不能知名不得而繫者不可疏舉也余平生四見鞠之盛未有如斯之夥且異者也廣陵臺城兵火震動度不復如昔射蒲王翁八九十人不可定其死生鞠可知焉顧瞻鄉閭水旱凋敝禾黍之不藝蔬藿之食其能優閑偃卬藝華品卉以相樂也哉君益葆護珍蓄余將訪焉詠裛露之章諷南山之句余非車馬客猶能從君賦之

黃小松嵩䕶訪碑記敘

嵩高維嶽作鎭中土帶以孟津太陽轘轅伊闕函略而雞峙俯眡周京鼎邑隆隆炎精再耀兩魏繼宅楊李京都鑾輅時游天水西京耆邁詠集山川之氣緜發數千百年劖石苞金奇文奧字出沒於榛菅砂礫之表耳目之所接搜剔㔯括其所不及十常八九莫得而際也然終明晦有時維好之篤或出矣不過珍惜及珍惜之過羣趨衆騖反摧壞之者其有焉黃君簿領跋涉遂有嘉想炳焉箸錄石鄉掇其殘竄表而章之天下嗜奇振異之士瞑默夢想如造其域亦各適其適也日月易得山川可游君若歸乎玉女少室之間余將振策蹤其後焉

馮子昭主簿五十敘

丞簿尉之設所以佐縣理物導民善俗也　國家以淮楚爲重鎮控引東南襟帶湖海重臣星列碁布視會府爲加劇於是有治河使者有觀察使有治中通守愼固茨防節宣啟閉而又有管河丞簿分司隄岸畫畫而界比之其職不係於民耑壹是以河防水利爲務視州縣之佐若稍清暇以居會垣之下大吏之出入過客之迎送繁文虛禮乃復劇於州縣之佐吁士之沈屈下僚求偃仰傲寄以蛻出於風塵之表豈不亦難矣哉甚矣其不易也吾友子昭馮君少以佐幕起家來居是職獨能澹泊夷曠雖處匆遽之中不改暇豫之色其言曰吾之居是官非以爲榮利也吾愼吾防守而勤吾畚挶其

他何與焉然吾嘗飲子昭所方舉杯進箸而門以外有蹕哄導引而過者其小史常先期而戒事則投箸以往輿卒之行如飛既抵其治所拱手鶴立候大吏過而罷盖體統之尊嚴如此子昭雖傲吏乎其亦不能不屈於職守以從當世之事也子昭喜爲山澤游既縻於官則命其友人爲溪山垂釣長卷嚴壑葱翠風柳翛然而繪已於其中如將往也以彼其志而能俛首降氣常局之中其所懐不既亦深遠矣哉子昭以今年正月五十初度力謝客雖予亦不獲奉觴焉然嘉子昭之志爲文以喻其意使子昭亦知鮑子之知我焉

黄質庵五十敘

丙申冬與吳子過質庵於袁公浦質庵煮魚作不托餉客極驩明年十二月質庵養痾湖上去浦二十五里酒酣微雪向夜吳子騎馬披氈衣余乘二廳車急驅造門主人掖二僮出應客吳子繆曰毬客爲何主人笑曰雪夜而能過我者必吳生魯生也今年歸自都旬月閒三造質庵於家交益密方質庵爲秀才時脩然文弱士也及作吏中州風塵澒墸而質庵有聲沁汾伊洛閒　今皇帝登極之五年南河多事觀察鄒公以廉幹受特達知銜命淮楚請君自隨恐心匡贊及觀察廢而君漠然無所向矣君生而羸常病目今積勞轉劇退營草閣於淮黄湖運之交晝日開軒窗風驅萬里雲波渺漫

夜濤入屋震動牀榻琴鍾有聲君則急起呼僮子視藥鑪火手執白拂子悠高遠想莫喻其懷每過從酒閒語世事至深處輒攤手曰吾昏於目而瞭於心益深則又笑曰我止酒久矣爲君盡此意未嘗一日不思發奮於當世惜其病而不能用也君居家嚴密諸弟雖老大作官無忤色一盂几必秩所在嘗謂君非養病法質庵曰天下事我思之不能言言之不能行也吾試之吾家余媿其言切弗能應也以今年七月二十八日五十生辰力謝客之以文來者余則何能已謹述其所能窺於君者爲之序若君之高懷遠想余亦不得而知之也

譚桐舫太守同年五十敘

余覽晉書至王內史傳未嘗不歎以彼淸簡閒散之姿處之劇郡近是違才易務矣及觀其賑荒減運與臺司往復陶士行之綜密卞望之之幹實無得而踰焉豈非據性則簡慮事則詳故其言曰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然則名山滄海所以寄其神明宏謨嘉猷所以練其物理尋常尺幅之士烏足以語度外之意哉桐舫太守以大臣賢吏之子孫標寄淸遠襟度孏暢有晉士之風顧迺從事都水日親木石草土之事簿領期會之所宜而頗抗邁不屑不能俯同羣碎評裁者或謂用違其材僶俛數年卒無廢事葢君之所能者性也所不能者情也天下之患常在士大夫以不急爲急不急

爲急故私勤而公敝於是以瞻奉爲職理馳競爲才力俯仰爲通圓捷爲敏巧密爲練盡心畢氣於周旋磬折之途而不知爲無實不根之浮務及其臨政治官事而力固已疲矣既習爲風會或少方雅便成簡脫古之爲政者一日之中朝而治事晡而訪訊夕而披覽又以其餘游心息神疏瀹其積滯而節宣其勞逸今也不然朝而聽鼓晡而通刺十九酬接餘一治官書披覽游息無少時焉卽安得不困又況蒱博聲色酒食之是娛然則虛譚浮文之譏不在安石輩矣桐舫爲人澹於榮願而骨鯁辨贍具瑯琊之體氣未知於陶卞何如爾又雋嚐翰墨爲余論二王蹟入元解豈非性術襟抱有懸合者乎若夫傾身障簏爇燭散籌幷是談宗此眞晉士之華僞

逖少之所訶而桐舫所暱不顧者也豈不勤於細務哉乃不如虛癈己桐舫以今年九月五日五十初度先期余與同志三數人集湖上黃君之別墅晉旨始暢君率意徑造理詠永日懺後史有述孫興公許元度之倫故應在我輩矣一觴一詠猶能從君後焉

顧秋碧六十敘

昔夫子說夏殷之禮塘懷文獻而余讀班范以下諸史所系儒林文苑慨然歎焉夫一代之興匪獨朝廟擬制類有白首魁艾堙蹟山澤導佑來者其後生英特飈起代勝質懿醇懿亦以遞降降而必復其始於是又有篤道深勤之士蚤接緒論皖厲貞節砥柱波流之中鍛鍊老壽以轉輸運會消息風執非一朝然也　大清初興搜寢明之餘珍學士如林故順康之世吳錢施宋王朱之倫鳳騫麐驟於上顧李彭魏之徒歎咏於下百餘年來張皇淩夸逮於乾嘉姬傳竹汀僅乃繼軌自時厥後文路駿駓海內紛如也金陵顧子秋碧蚤游二子之門喟然復古嘗以偉博舆麗之文嘘噏一代天下靡然

傾歎中歲頭踣益趨篤雅究極沈鍊著書數十萬言當吾南中相見時姚錢已前歾而顧子掉鞅南北意氣翕赫甚盛於時止安鬱於毘陵生甫奮於吳中月南翔於海表彥輔樹於淮南二十年閒參辰錯莫奄忽雲變而君亦白髮垂垂老焉比年游止淮壖相距一舍每過存余必呼童子出拜曰使它日嘗見顧先生也蓋余以晚出恨不及見姬傳竹汀而同時周毛諸子年都未登六十或四十六七獨顧子龐眉偉幹精凋之色浸滿大宅又常聞先正之微言矣窮掺於晚歲方其官燭夜秉雙瞳炯晬望之以爲精勤少年噫天意其有在乎何其窮且老而不衰也顧子少號任俠使氣中年爲文士悽怨斐惻晚迺箸述根極道要余嘗論其人凡三變變而益上

過此益三數十年申公轅固之倫元纁蒲輪之名其有焉余

將撰杖屨以從

許肅齋先生八十壽敘

岱宗拔起莽蒼之中南走瑯琊東並海古齊魯莒國旋繞其麓山氣厚而民敦固篤學而多壽太史公曰夫齊魯之陽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而其時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又有濟南伏生高堂胡毋田生之倫皆耆老篤艾而伏生轅固年皆逾九十申公年八十餘朝廷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至則與天子相揖讓論爲治之要廉正直言此數公者古之耄期篤道不勌者與何其彬彬也　今天子十五年山左許君瀚與一同南北舉於鄉已聚首京師心識其爲人後十餘年在南清河益相切磨道要稍求讀其書遂得敬觀尊甫肅齋先生所爲說詩循序大學中庸總義諸

書於是先生年八十矣而箸誦不衰先生少苦貧嘗牧牛誦書弗輟一日失牛家人大恚先生曰不可返而讀乎由是益攻苦晏寢早起鄉人夜興作每以書聲爲候家距濟南八百里嘗挈瀚應舉徒步往返攀崖捫葛扶路誦說見者以爲異人數十年來海內談者恊然知有山左許氏瀚之學而不知其得力於家庭之際蓋如此先生於他經多所考說無成書尤好治詩一同允惟詩之爲教溫柔敦厚習之者性情得其理故血氣得其平於以彌性篤祜於理爲近太史公傳儒林六人其附見十餘人而申公轅固生以言詩爲稱首異日

天子一旦下詔書安車蒲輪迎致先生所謂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先生將以其尊身者推其道於 國家而民和

人壽致休福於無窮焉先生夙有心血虛證每著書多輒發

瀚以爲言則曰心不能無所著吾亦不知其何以不自已也

此則先生之養身非夫世之熊經鳥伸苟焉以保喬長年者

也一同敢敬申其說以當乞言之義云

吳仲仙明府同年四十敘

天下之大勢在州縣自州縣以上積尊累貴爲古方伯連帥之職而今之所謂總督也巡撫也監司道府也古方伯連帥與小侯蓋分域而治有大事若朝覲會盟討伐乃訓率以聽於天子其治民行政一不以撓侯伯之權名爲統帥實亦儕等而已矣今自督府以下六七公者皆得下而行州縣之事州縣者徒擁百里之地一不得行其意卒有大政令期會旌節輻輳騎驛而往來朝夕燕見晷刻而不爽其親民之時十不得一嗟夫一日之中至無一時之親民又從而掣其肘雖有子產之才孫叔公儀之志其鮮能以濟也唯賢者能確然自知職守之所在撥煩去劇而必欲行之於吾民於斯時也

又有大吏者知其人俾遂其志又必六七公者交相知也不則輕重生焉故州縣難予同年生吳君仲仙之治桃源也如治其家其聽訟不爲刻深惟以理喩催科弗煩賦亦無缺暇日單車郊野父老子弟草服相見民用大和予過而訪焉曰夫治有宜若以此治劇邑省會有不能者矣又曰神明之用有限而久宦之志易衰故地有衝僻而政有醇秕其明年果調任清河清河水陸所輳河漕大吏碁置而是年有豐北築塞之役空埵而往君以其時約民督吏浩穰獲安又明年夏

朝廷以淮徐洊災遣大學士將軍銜　命南來而江蘇大府自制府漕督兩藩以下冋翔往復治河諸大吏又先期畢集當是時淸河繁劇甲天下而君以一令奔走往來使轅諸

大府閟請謁上下百務叢積於時方盛暑君又有妻之喪壹切不顧每出則衣襦濕淋漉歸不需時已坐堂皇決庶獄矣予竊觀其心夷而思詳雖甚怱遽猶日竟數十事蓋非獨其才之肆應彼其心誠知職理所在必不以上官之事易吾民事雖以諸鉅公獄獄不苟爲和同而於君皆庶幾能諒其心而不欲甚撓其權猶爲盛事不可及也予讀明史李信圭治清河設條教免徭役至他郡被其澤彼其時縣令得上疏天子言事今萬不可得獨是信圭作令在洪熙閟至正統中去職中蒙遷擢以知州理縣至二十有二年益盛明之際吏久其職民安其上如此今君一歲之中登薦牘者三四其能久於此也雖君靜退遺榮顧勢不可留他日專城方伯尤當推

恕及人不以下撓州縣之權以庶幾古率屬之義萬物吐氣可待矣一同辱同歲之雅而寄茲土則部民也用敢因君之生辰推頌其美而終之以勗勉至於宦成而志衰則君暇時爲予言之久矣有以知其無此慮也

江甯布政使吳公仲仙同年五十敘

天下事窮變通久至於事會之極則必有人焉首當其任天若特爲斯人設一艱鉅之職而斯人出而力肩其難搘拄補苴而功名之所就遂赫然在日月之際昔河漕之任常合矣至明之中葉而分於時淸淮相去一舍之地乃爲河漕分治之所入　本朝來二百餘年相沿不改　先皇登極之初元河決於豐北再塞再決遂由豫東東趨入海由是河漕之官皆爲虛寄粵賊東竄皖北羣盜揭竿紛起漕帥主江北之軍餉而河帥專籌應西寇之侵軼咸豐十年春西寇闖入浦垣百官瓦解　天子慨然用言者之計裁河工諸職併之漕督一人又并淮揚海兩道於淮徐而吳公仲仙首膺

淮揚徐海道之　命與賊相支拒者年餘　先帝升遐　新君龍興　朝廷念江北重地特　命公以江藩署漕河總督之任公聞　命疾趨受事而西寇已先期東擾乃今年正月寇遂由沭陽東竄安阜直抵海上迴翔淮南北公毅然命將追捕斬艾凡三四閱月寇窮而西奔公以其時外輯荒殘內蟾軍實命淮北數百里塹圩寨保積聚而分遣水師沿運河上下固守自淮以西北直抵山東東境賊後數出皆扼於運不得渡屬西師攻其巢穴賊無所棲大都迸散矣向使河漕不并公不任事則賊之東竄如入無人之地河漕兩帥或仍如十年之交相推諉其受禍必有數倍於往日者然後知天之特設此變通之局以畀公於艱難之會所以成

公之功名而奠安此數百里之人民非偶然也憶咸豐二年
夏一同自京師歸就公於南清河公方作宰此邑周旋兩郎
之閒値四十初度一同爲文壽公於是粵寇尙在桂林長沙
之境江左地方全盛事務殷繁明年春金陵不守鎭揚相繼
陷沒公以百里之宰屹然當東南半壁之衆　先皇帝
知公深親垂　璽書勞問旋以憂去奉　旨奪情　恩
遇稠疊至於數四今日舉江北之任盡以付公也追憶十年
以來如怒濤驚雨震撼心目天高風勁公乃爲長松大檜河
山棟梁今年方五十精神純固足以馳驅戎馬之郊　天
子一旦奮神武芟櫌撫撲螟蟘公以其時秉元老之壯猷贊
絲綸而擁旄節炳炳乎方叔召虎之盛也其威名譽望當遠

出昔日河漕諸貴公之右而公一出以靜儉雖處擾攘急迫之中而所行多寛大閒暇之政變通權宜而不失經制悠久之意赴機蹈會而始終不忘乎人心風俗之原然後知公之才始大展而其志業之所就且逾遠而不可測也一同衰病侵尋不能出而效贊襄之百一僅於公之生辰述公十年之閎騰踔奮興以在此位如此之非偶然也以庶幾爲公進一觴焉

高母車太孺人七十壽敘

道光二十有八年嘉興宏文館壞栽館故試士所是日府令君悉放諸試者倉卒相蹈躪而高子均儒客南清河其子行忠與試問火何時曰夜也曰行忠其免乎已而果然或以問曰均儒之幼也母氏教之嚴每郡縣試卽出少遲暮則自自汝父官西川時未聞小試逮暮出者汝孤兒固宜爾均儒跪受教今吾母督行忠也嚴於教均儒時其敢惰慢以卽於戾於是高子之友奮一同聞而歎曰美哉太孺人之賢也先君之恩也行忠之謹也高子之教也四美具矣益進而問故則又曰先君之官邛州吾母以繼室來歸歸我十四年而先君卒先是大父按察貴州爲仇家所齕籍沒暴卒與大母毛淑

人前後僑蘇州之僑居嗛者猶未已則轉舁至嘉興先君始婚於河東道沈公公卒依其家歸常熟已復供事實錄館而前母先卒十餘年閉門戶蹉跌仇閱側目竊發先君婚宦四方惴惴以先人未葬爲隱痛及卒官所均儒甫六歲吾母挈以南歸道長壽外家堅留之曰盡子長而歸乎太孺人曰夫子以兩親未葬屬諸我今茜此死者且不瞑目子成立不可知而四喪久暴露吾不忍待也流涕而行遂歸葬祖父母於嘉興而爲先君卜兆於海鹽沈母合窆焉蓋孺人明於大義而不私其外家閱關萬里於流離困踣之餘卒苦其身以成其志茹苦食淡幾四十年俾均儒克有成立非偶然而已也今孺人年七十耳目精明猶能督諸孫向學而令均儒游學

四方益交當世長者以光大其志業可不謂賢與一同辱交於均儒五年觀其立身植節皭然不涅於泥滓固知有所秉承而然然安知孺人素節高行至於如此之盛也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爲設帨之辰諸與均儒交者謀爲文以壽均儒畢辭且曰吾母有言凡爲人子論學取友有善足稱斯之謂孝浮辭祝嘏俗之陋也一同用是不敢以世俗之辭進而心有所不能已者姑私於均儒且以示其子孫世世守孺人之教無厭斁焉

安東清漣書院記

清漣書院所從來久遠後少地官占房屋士無所棲息乃牒大吏反侵地杜濫薦絕遙領薙冗費皆著令今吾以鄉里長者推與二三同志相切磨也惟不學不明無益於職甚自媿夫明一經以上爲童子師何覬裨補鄉子弟至如南面升壇坫集邑人士而良楛之迺黜優升劣交通相屬墮壞教法辱二三子此主講之罪也與課者或不飭屬吏名并卷譁䟎相欺亦何益之有夫徇無益之名務豪毛之利背鄉黨之訓長華僞之風賢者不爲也故備爲記於院之堂期開通相見其有升降失實品目乖剌執卷以請者聽又悉糊名示吾無所左右藝多不悉栽一二見意而已庚子四月山陽魯一同記

字說

門人周韶音既冠之明年來受學正月上日晨具衣冠見於先生而問字先生詔曰音來前惟古有冠責成人禮焉既冠而字非美其稱亦箴其缺汝虹氣闐闐鋒才僊僊懼躋踰而頤汝彪文英英鶚志稜稜懼遇劥而輕汝步闊二尺目前尋匹懼邁衆舌齕汝口霈六籍目監八域懼浮厥實今字汝諧伯厥號琴爻汝其慎哉毋諧於朋則爲圓爲通爲徇爲從毋諧於俗則爲染爲溺爲黷爲濁汝其若彼高峰之桐直外理中斵之漆之絲之玉之細羽鉅宮醞釀六樂鹽梅八音亦莫如我尊音拜受誠書厥座右

解氏三世家傳

咸豐八年十有二月丹徒解君爲榦遣使者具書只奉先世而言曰爲榦伏處江海之上仰下風之日久矣不獲自通於左右行迫歲暮騎蹇驢攜襆被西游彭城訪古齊魯之郊登泰嶽以觀日出將以明年正月造先生之廬敬惟先人三世之行誼文章大恐弗傳於後惟先生哀其志而賜之文則死且不朽明年正月果至適一同他出不獲親接言論爲一夕之歡留書拳拳猶以先世爲言一同衰老慵廢見擯於世其文章果足爲君先世增重乎其不可也而君獨涉江河犯霜雪不遠千里求一言以彰先世之懿美可不謂賢歟由君之

賢而知君之勞身苦思以襃揚其三世其必不肯構虛詞飾游說以欺當世而厚誣先人可知也雖欲不增飾固陋以副盛意其又焉辭按狀君之曾大父諱基趙一名連璧字玉培太學生太學少孤貧貿遷江淮閒舍於逆旅得遺金二百守之弗去良久遺金者至分其半以謝君正色曰以吾利若金耶不當待君至以吾不利若金耶何謝之有遺金者感泣君娶於趙年四十無子後買淮北置側室時氏踰年攜歸趙愛之委家政焉生子搢颺九年而君病殁初君還金事未嘗語人獨時知之至是撫搢颺而泣曰吾聞汝先世未嘗有顯者然知汝他日之必能成立也既則奉以朝趙孺人泣而言曰先君有隱德而無年後有昌者將在此子願夫人勿以常兒

愛之也趙孺人謝家政常臥病調護周至比歿揩飇哀踰所
生尋得瘵疾孺人歎曰先君之德未彰此子不當夭死病亟
已一日與客圍棋孺人怒取其具投之揩飇長跪請改乃已
其嚴明如此

揩飇後更名榠字輔山長身偉幹吐音琅然嘗自錮一室穴
其戶以通飲食盡納家所藏書朝夕披覽不問家事者三年
嘉慶辛酉舉於鄉三試禮部不第退而築介后山房講學其
中有遺世之志先是鄉人苦里長之役里長者歲遝殷實之
家輸充之遇水旱偏災里人力不能輸責之里長多破家者
輔山力白當事更爲分圖實長大約謂所轄近則勸諭易戶
口少則賠累輕當事至今行其法輔山既不得志頗勇於著

述纂有讀書疑義律呂指畧管論求故録康衢閒語十餘種

年四十有五而殁子二長載賡庠生次載言

而是時時太孺人猶在堂年七十餘矣猶能治家課孫如輔

山幼時載賡一名南字伯雅能傳輔山之學輔山之築介石

山房也四方來學者衆皆因伯雅以請業輔山謝世諸弟子

念先生之教不衰几席每朔望伯雅衰絰率塾中諸弟子上

酒脯訖朝夕課誦如先生在時三年之内未嘗更他師已而

太孺人命延長洲韓先生主講文懿公之來孫也韓先生負

盛名吳下少所許可獨其教人一循輔山之法於是伯雅衰

集先世遺書請韓先生爲之勘校將次第梓行殺青未竟而

君不起矣子四爲榦其仲也

論曰世盡走利如鶩苟非其有不取者天必相之解君力行於不見之地身未獲報孀母孤雛終載其德吾觀時孺人之訓子若孫有旨哉家道之隆必由內教允矣輔山力學授經伯雅再世纘緒道雖未光所以佑啟後人不亦優乎

徐漢槎小傳

徐漢槎山陽人名潢其先世嘗爲覇昌道祖某遷安東故又爲安東人少聰穎讀書數行下年十二爲文操筆立就十五試於郡太守闊公奇其才明年補博士弟子與同邑沈生相友善漢槎爲人恂謹居常與人言溫溫如處子其胸中乃有不可一世之氣沈生疾馳書召漢槎漢槎有姊亦病篤漢槎歎曰不去負吾友去負吾姊然姊有父兄可託友一而已遂往天寒大雪往返四百里至則生已屬纊一見成永訣爲部署喪事畢遂歸道寒且濘蹣跚盤辟下馬徒步泥深沒髁比歸姊沒已數日漢槎大痛遂遘病明年省試歸嘔血升餘自沈生之沒獨與余爲性命交每相見或三四日無一語然與

他人所不能言者必以告及病且篤積旬日不與人言雖至親與語不獲但語及余則喜見顏色以是家人窺其意常爲詭言某且至余客他縣實弗至也道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二時余亦病一日夢見漢槎起謂人曰徐君得毋死耶後十日訃聞哭於客邸悲沈生得一訣於漢槎而漢槎不得一訣於余也

梅君父子家傳

梅君名觀成字雲峰始祖某明中葉爲鴻臚寺卿始居海陵雲峰性峭直卓立於物無所畏年七八歲有朝貴騶呼過市市人趨避雲峰從諸父往觀之直前指曰若非彼也耶諸父掩其口告曰貴人也曰人耳何貴爲神色自若年十八丁父憂家酷貧持錢入市取膏油少許夜誦書油少亦盡多亦盡旣長通百家學久困州舉貧甚授書里中門徒漸衆有譚生者常從游後去而賈雲峰廉知之盛怒往遭譚於途詬而曰汝父意云何而爲市井兒乎譚懼立棄其貲請卒業遂爲令士里中諸子弟皆樂梅先生之教而畏其嚴也子年壯大未嘗敢隅坐有所詔立受而退時出行里巷中方襟高冠羣兒

望見輒走避然久與之處人得盡情好講論至於義利是非之際誾誾者洒如也年六十卒子一瑛

瑛字節齋少承其家學該洽詳贍海陵諸學者經事雲峰者往往改事節齋其爲人和易善言笑人以爲梅氏兩世之閎若趙氏之衰盾而相反焉

論曰余友徐昫雲峰之外孫也道光二十五年冬其諸梅修梅氏譜介昫乞余傳其軼事世日益諸耆長者咰咰卑幼益居居雲峰古之遺直哉獨念譚生棄千金之利長跪而請業非獨師教過人也蓋亦俗尚敦謹然焉兩世之閎易介而和親承過庭之訓猶不得不爾要爲兩君者皆不苟於世云

王綸堂家傳

綸堂名韻芳字訥員姓王氏廬陵人其先五世皆有清白異行祖光昇父殿墀以篤孝旌於　朝事載一統志韻芳幼温敏十歲作大字斐亹可觀甚有體勢二十而孤母劉氏躬自教養與弟贈芳清苦力學母旣賢明而家方落燈火機杼之旁相泣也年三十二補弟子員有聲五試於鄉不獲解後以弟官京朝遂奉母家居贈芳督學湖北一往視之及出守大郡分巡滇南數迎不往曰豈以是累吾弟哉然性雖恬退每樂言當世事及方州利病感激往復不厭嘗寓書贈芳曰仕宦或不旋踵豈皆尅聚寡恩貪黷罔利哉衣租食稅視民秦越漠焉無所動於中也或有務名之心無意病民民弊滋甚

力所能爲一無所委心所欲爲必求其是顧汝如是而已又曰大府務殷或未易了宜量力行否則引身急退吾先世未嘗仕也其卓雅如此又以鄉里大水歲屢洊飢生資既絕其心將亡目擊如此而不爲之所吾食得下咽乎賜芳爲之減俸糴米以歸獲濟甚衆平生不營生產而賙恤罔勸或詭以急告及屢負之悟亦弗悔與人言恂恂雖臧獲有過斥之不能成詞夜行庭除持燭始出舉止詳愼而臨義勃然嘉慶四年大疫有族人困殆同舍引去子身晉侍躬執猥褻如是月餘寢食殆廢人咸偉之幼時毋見諸子作字欹側正色曰字不正不成字人不正不成人由是終身不作草雖年老與弟書累數千言細楷竟幅一無譌脫遭毋憂蔬食終喪疾革遺

命割田以助祠祭語不及私其篤孝藎家法云卒年六十有

一子二其瀚其濆

贅一同曰余讀王氏旌孝錄載世明德喟然歎曰爲之後者

蓋難及觀先生行狀雖無奇卓可表見意深遠矣棲心皓素

而憂樂當年赴人急如不及其志量何如哉平生周愼臨事

大勇孝之推也夫何遠之有

誥封中憲大夫少鶴吳君家傳

君諱以詔字紫綸晚字少鶴姓吳氏清河人始祖通海明初自滁遷淮五世至祁北京武城中衛倉副使祁生璜鄉貢生廷試第一兖州教授璜生居廣居廣生鉅恩貢生以經術顯鉅生泓廩貢生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能文有聲縣志皆有傳泓生邑庠生作梅是爲君曾祖作梅生邑庠生焯俊次焯佳焯佳生朝觀封中憲大夫出爲焯俊後有田十六畝棄書而畊已復就賈生五子君其次也幼與伯兄以訓就外傅日不再舉火而甚勤學既而歎曰吾父勞苦如此欲安坐作博士耶遂棄去太公好施與君請於兄曰吾家中產力不足贍鄉里吾願廣殖財而兄散之何如由是畝无靡草家无腐穀

市无棄廩則又請曰大人所欲事事謹籌而待命則首修書院振廩粥散衣絮施棺槥掩遺骼如太公教嘉慶十五年歲大祲助振金二千學宮圮助修之道光四年洪湖決助金散民錢米十一年河南北大饑太公當食而歎君知其意則之齊豫糴黍麥數千石平市價設四廠飤餓者日得人二十年又饑振益眾明年亦如之歲具稔濬便民河通水利於是大吏前後上其事 朝議加君息大田四品銜封及二世而君居恆深自抑下曰吾父之志伯兄之力而吾子獨邀其榮乎論者以是多焉君長身豐幹白鬚飄然性樸重盛寒氈冠一羊裘織毛為履而儀容甚偉市人識其履聲竦然知君之至也平生無妄語不容人過而峻外疏中一言合則開懷相示

敎諸子嚴察不少假道光二十年冬　朝議以中書乏人召
天下舉人來年正月集試京師大田與焉時迫歲除君體小
不適促之行疾劇力戒家人勿使大田知比訃至都中道錯
迕大田歸而君沒已四十日於是匍匐泣涕奉肰跪而言曰
先大夫數十年經營力苦以承先大父之志有功於鄉甚鉅
不可無傳傳莫如子用是綠君生平大略而爲之系其世以
備吳氏之家乘云

書事

梁學典沭陽人爲安東張氏佃獷悍不法去佃於王去爲鹽梟黨稍衆黨魁張福者弟畜之福爲人豪健役使常數百人梁有兄犯法當死福拘送諸官會事解福懼遂殺之學典怒日夜伺福便卒殺福並其黨三人支解之吏不敢逼其舊時所與共佃王姓田者學典時時往來藉蹈王不勝憤誘學典潛自諸縣別要佃湖營都司張家桐會兵擒捕縣不應而家桐故緩期學典驚去道光二十五年春王挾重貲舟市於無錫學典率數十人要之汪而道相失遂歷劫江南諸富家捕之急脫營將三人剖而投諸江遂北走六月三日游擊黃永清奉制軍檄捕賊賊走安東五日劫麻梁朱氏焚其樓殺馬

於中堂明日南走連劫二家八日夜劫頭堡張氏執主人而燎之獲貲萬餘會家栫亦承檄至賊渡河而南官兵尾之並河東至高陵賊方休見塵起而大驚列陳蔽河隄而別遣人取隄下居民材木樹栅架火器爲固官兵攻良久不下而永清及山陽知縣陳綏清率二百人馳赴賊賊驟進傷永清馬永清墜地賊攢而刺之千總薛舉連殺三賊救得免賊火盡將潰當是時高陵人有聚衆應官兵者學典服五品冠服乘馬執紅旗遙謂曰吾旂賊諸君助我助我高陵人不知爲賊也得逸去而東從量家營渡河復西至頭堡之月來集市爲之罷官兵前後十餘至不見賊賊竄時時草屨執農器爲人傭或相聚至村落索羊豕鵝鴨酒蔬人莫敢拒諸富室無不

人人惴恐月餘而獲其黨嚴如如兄酷亞學典兄事學典外
姿董廷貴蹤得之乘馬追三十里如渴勸句顛句顧而罵曰
不可生得也拔刀自刺者二然廷貴之功卒未上聞云初募
購學典二千緡如千緡及獲如遂以爲首惡而學典不知所
終至今夜犬吠居民輒相謂梁賊且至有遷者

論曰學典販傭耳用報仇亾命縱横江南北行數百里破殺
數十家官兵窮半歲之力十數州縣之供億大戈利鈹奮勇
而交馳使者相望於道若禦大敵卒禽其簉而魁乃晏如然
已議功授賞擁旄相望也蓋　國家因撫夷之後優厚武臣
望其自樹立如此

書劉氏女

劉氏女南清河人嫁某氏子不慧家徒壁立有姑老矣女日夜縫紉易粟以養每操作夫坐其旁與食則食衣則衣時時兒啼女則取衣裓中二三錢市餅餌誦誦咲不已便溺皆女教之無怨色每過從戚鄰無戚容處其家十七年姑死葬姑夫死葬夫獨居自若上舍某聞其賢聘之無拒詞生三子焉上舍告人曰婦初來猶處子云

論曰劉氏可謂達節者矣或曰何不遂爲北宮嬰子曰女無父母且女卽有父母亦不必爲北宮嬰子當女來壻家病姑騃壻女獨以其身養生送死恩周兩世十七年中飮食撫育無幾微見顏色豈非安命畢志篤道大丈夫哉且女子守志

分所應爾而古未嘗以嫁爲嫌也近世禮法嚴於是有拂抑之性憯鬱之悲其隱微至不可道乃更自矜貴傲睨翁姑凌轢娣姒四德蹶矣曰守節守節吾未見其可或曰女何以不死曰程嬰杵臼之言曰死易保孤難亘十七年中淒寂胥沒焉往而非死境安於義命全付所託義烈者不能堪也女之不死賢其死也奇矣哉

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賊陷安慶大中丞蔣公既授命事聞
天子以公遺疏自裁而前漕督周天爵疏論遺摺與呈
報不符又以十七日尚在安慶發報何以一日遽被攻陷疑
有先期退避推問反復於是　欽差大臣向榮具奏城陷
本末及先自裁後被害狀甚晰　天子乃始加　恩賜卹
壽賜祭葬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皆如禮其年九
月六日葬公於定福莊之原後三年一同來京師親至公家
求公遺事公子常綬常紱乃出所爲狀及史館列傳乞爲公
墓道之文蓋公之死出於倉卒其所以牽制錯迕俾公不得
盡心力以畢一日之志而蒼黃於一死既死又不能遂引決

之初心至於慘毒備至心跡幾於相違厪乃得白而猶不盡者則非獨　朝廷及中外大臣不能盡明其隱天下萬世之人有不能爲公諒者公自本藩開府經營戰守累年而不能嬰城爲一日之拒雖今起公於九原亦不足以塞衆口而公之隱則固可得而論也竊嘗讀公遺疏推見當日陷敗之故由於壽春鎭之去自古以孤城當賊衝未有不爲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鎭固公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制府既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支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八皆客兵王鵬飛又客將也以客將馭客兵其心與撫標固不能以一矣彼見制府統大衆遨上游耳目聲息皆視上游爲進退制府走則二千八之心去二千八去則

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衆之心皆去雖有孫武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汪疏力爭以本鎮之不可調新兵客將之不足爲援萬一見從賊雖乘勝大至而内有扼江之嚴城外有本標之策應猶可一戰以挫賊鋒縱不百全萬不至一日之間遽被攻陷昭昭也公之明豈不及此哉公舊爲制府屬吏而制府矜而褊人也而 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便於自助而不恤其它恩鎮有治軍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全局去矣按狀公名文慶字蔚亭姓蔣氏始祖坤以從 龍功滋正白旗漢軍高祖元勲陝西河州等處都督僉事祖成章上江協副將世有武功父煥獨好文學由乙

科歷官廣西興安懷集二縣以剛見忌採銅滇南道死公八
歲隨母楊還京師母課之嚴年十八領鄉薦嘉慶甲戌成進
士觀政吏部升員外郎那文毅公爲冢宰有所請屬公倔倔
執法事竟不行簡雲南曲靖府署永昌調雲南府所歷稱治
道光十二年分巡甘肅甯夏道在邊十年渠利大興遷浙江
按察使值英夷內犯公常總糧臺二十四年　召見稱　旨
明年擢安徽布政使於是王侍郎植巡撫安徽凡振栽清查
皆倚公以辦　今上登極侍郎首以公薦逾年遂代其位
時論美焉時粵賊蔓延　上盛意保甲公言保甲宜與團
練並行而江岸難洲遷徙靡定難與城鄉一體因條上巡江
四[illegible]當思[illegible]　州趨長沙湖北巡撫常大醇奏調安

徽精兵二千赴 陸建瀛又以江西單弱恐賊從蓮
花廳窺吉安請改所調赴江西二年八月公上言前調各兵
大半起程折回轉需時日當飭已起程之安慶潛山等營七
百名仍赴湖北未出境之徽甯二營兵三百名改赴江西再
於安慶徽池蕪采壽中右等九營續調一千分赴兩省各足
一千之數俾資應援惟賊情詭譎一經痛勦未必不順流下
竄計安徽兵不滿萬見存僅溢六千各有分防汛地省垣實
虛單危臣思潁鳳二府民風强勁不乏精壯驍勇之人今先
募二千以五百人調省操防五百人留於廬州操演餘一千
人分駐界連楚西各要隘以資防守如湖北江西賊氛益熾
請再調江蘇兵三千名分布防勦以免竄越又言安省庫帑

撥解甘肅四十三萬兩河工二萬餘兩本省兵餉十餘萬兩近又解湖南十餘萬兩庫藏已無餘存加以顧募壯勇添備器械製造船隻需款實多而宿州鳳陽靈壁五河又以灾告矣請勅部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蕪鳳兩關征存一並存留以備接濟事下戶兵二部而督臣以爲跡涉張皇漸生異議十月請修望江東流二城十一月賊至岳州復申募勇留餉前議始命總理安徽防勦會同壽春鎮恩長計議公遣按察使張熙宇游擊虞音布守小孤山而自與恩長調度出則並騎察形勢修城壕按營壘十二月奏調江蘇兵三千名浙江山東各二千名徽州兵一千五百名督臣以江蘇重地靳不與有旨陸建瀛撥兵二千而是時賊已陷漢陽燒漢口

攻武昌　朝廷命建瀛爲大將統兵迎赴上游合勦建瀛意氣甚盛每對將佐陳說慷慨以爲羣盜指日就擒獨前漕督周天爵憂其不濟　朝議即命天爵助守安慶而鳳潁徐宿盜四起天爵請留討諸塢不時進建瀛猶豫未發初建瀛奉命撥兵二千即日奏調恩長爲行營翼長易以福山鎮王鵬飛帥二千人而西至則駐兵安慶北門之外所謂城北之兵也恩長既去公益孤公母楊年八十餘久病瀉公外總戎政內侍湯藥已而歎曰人臣許國而以老親累乎公則夜起焚香叩天病少間即日送登舟已而建瀛師至於皖城公戎服出見因乞海防之三板船陽許之已又不與遂行尋劾公三年正月賊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遇於九江賊艅蔽江數

十里建瀛望見而大懼舟師前後失次壽春鎮恩長獨遇戰敗沒或告建瀛急斂兵入九江縱賊過而尾其後可燒也建瀛惶惑不知爲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倏忽達皖城遣人報曰賊衆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公遣飛騎邀建瀛入城計事及江不見舟沿江守兵皆散明日天爵以書來盛陳退守廬州之計公太息曰旦夕望若來同死守乃教我走乎退將安往公即奏上天爵書而賊大至公登城督戰立持餉促王鵬飛自北門進兵鵬飛遁去而本標右營守禦兵猶力戰城中人先聞制府敗走已驚擾及見城北兵散以爲退守廬州果信已行矣紛紛縋城下斬之不止公知事不可爲急草遺疏草甫屬而城已破門使賊詣天爵奏上公起向　闕

叩頭吞金不死家人進藥飲悶絶而息尚屬縛入肩輿遇賊於門遂被害陳貴者聞以席覆公尸賊去殯諸關神武之廟而身赴桐城呈報報中漏言自裁事至煩　朝廷推問烏乎自裁之與被害死均耳而公之所遺恨者在於不戰而城破一夫輕退而兩藩相隨陷沒則固有任其責者矣於公何尤哉公之子常綬聞變兼程行羣盜中數百里至安慶而賊已東下常綬乃始邀同在城文武僚屬薦紳耆老集視然後敢殮嗚乎此尤可痛也公天性篤孝雖居官未嘗離膝下出入必稟命當公致命時太夫人在途莫敢白及審聞狀歎曰有子如此吾可告無罪於祖宗矣卒不哭公生於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日歿於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　誥封光祿大

夫配彭氏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六人存者三人常綬
辛亥恩科舉人廕工部主事襲騎都尉世職常紱議敘同知
銜彭夫人出常繼妾楊氏出孫三人春愷霖愷旭愷皆常綬
出亡同與公之子有一日之素故敢推論公之心跡以告世
之臨敵變易將佐其有關於成敗之局甚鉅如此

誥授昭武都尉淮揚河營游擊黃君墓碑

君諱廷珠字殿光姓黃氏其先安徽人曾祖成遷徐州宿遷縣祖以龍生仕忠仕忠有三子君其長也自曾祖以下贈如君官君起家行伍河督徐公分巡淮徐時陰識君稍擢至守備時裡河數潰決五年之中文武被議者七相國蔣公以爲非君不辦徐公聞之歎曰黃某才幹兩河無雙然此極弊區深爲憂之君受事數年卒無事嘉慶十七年河決睢入湖湖大漲劘七堡以洩既築而圮數十丈大帥惶急面詢君君曰得半月保爲了之未期而完二十四年河大決蘭儀灌湖湖壩畢啟已而馬營壩潰黃流北徙湖不竭如盂水下若建瓴君築束清壩以資收蓄功尤鉅君敏果精物理尤長治湖每

豫河決而南必歸湖湖不支則潰過洩則竭潰病民竭病漕是二役微君幾殆道光三年遷淮揚游擊明年權叅將又明年而有武家墩之役時奇寒西風大壯罄石崩泐君馳往湖波雨下冰著體如鑄士卒無不一當百然猶旬日之中塞五壩檔內堵息浪庵缺口者四五幾獲濟泊大吏被罪去君例得罰猶留工旋奉檄探海絲網濱風駛船騾從兵兩泣君神色自若六年春東河督張公奉 命至當是時黃驕清懦禦壩不啟張疏力陳玩艮口之議而節使琦善主開減壩張執議後不敢堅對依違其間君兩陳其不可且言河北生靈百萬縱放河有功公何以堪之言甚危切卒弗聽既而委咎君落一官非其罪也復爲裡河守備臨湖舊撫石工公建議得

請自嘉慶十三年裡河數十決君始居是職至是而告成前後幾二十年無蟻子之漏誰居君之力焉君天性孝友贈公疾未嘗解帶撫寡妹數十年如一日貧而好客客大至嘗除日召諸子前曰逋負了未對曰已辦君大笑曰飲酒故事同知官過境必賫銀物爲餽一無所受以是人皆笑君子女九人婚無顯者曰華族無再盛其達識雅致皆此類也配孫恭人佐君孝養雖薩蓐侍疾不衰總嶰洮頮皆親爲之撫君弟妹如同產生嫁女薄其匳曰毋使過諸姑蓋非是不足以配君之德君以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四恭人先君三年卒男子子五人長斌東河縣丞候補通判次佩淮徐營游擊次宣從九品次戊安徽南陵縣丞候補知縣次晉

漕務千總候補守備女子子三人孫四人以某年月日葬於
某原自君歿之八年一同始獲交於君之長子赧聞君事尤
詳又七年而以狀來乞文其隧道之石表君之風風於有位
雖不文其敢辭銘曰
湖水淸君則瀦之湖水濁君則渠之旣瀦旣渠旣奠厥居是
宜尸之下相欝欝我公歸兮之人兮公不來

太學丁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一年凊河文學丁樞從游於吳城明年黃河決崔鎭樞奉其尊甫太學君以來而先君子適自安東就養館舍先君子年老衰疾然喜對客談說不勌君少先君一歲病脛足痺濕時方隆冬寒凍僦屋距百步兩老人相慕也明年歲朝先君命謁太學於牀下方圍爐火煨榾柮見客離牀立敬謹拳曲而爽氣灼爍眉宇間顧竊獨恨未從君少年游也君家不過中產獨喜結客擊技拍張所交四方大俠專赴人緩急或窮亡命解救不以在亡爲辭暇則鳴絲彈筑歌嗚嗚無風雨寒暑具十人食然自處儉讓恂恂鄉曲間有魯朱家之風而愿篤殆過焉　國家太平二百年豪俊楳異之士無所

發其奇其嗜好蹤跡雖不盡純素要爲有以異人一同常欲
就太學問天下奇士後稍稍聞太學所舊與游皆已前老死
其流風效慕之者往往豪暴武斷君絕不與通矣晚而抱病
杜門益有漠然無所向之悲而人不知也一同見太學之明
年而先君棄養又六年而太學君老病以沒嗚乎以余所見
天下者俊魁壘之士大都生於　高廟之中年彫謝略
盡矣今儒衣冠多弄文墨世俗之依𣏌亂虎而冠耳曷足比
乎曷足比乎太學君名淑問卒年八十有二歲配蔣孺人子
一郎樞銘曰
赤雞之年月在丑十日癸酉嶲星守潦燈照泉光黝黝俠骨
所藏貞不朽我攜隻雞奠蒭酒蛇鼠蟻遠百邪走子孫萬千

保永久

周母李太宜人墓誌銘

昔昌黎韓子稱歐陽詹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有所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斯說也一開而世之急功名貪進取者皆得曲爲之說以爲吾親之心固爾其親亦不得已而曲徇其子以爲吾心誠如是至於絕裾就道負杖倚門夢寐顛倒食飲不甘之狀人子固無由而知也千里寓書浮沈乖舛倉卒疾病呼號莫達之情人子固無由而聞也蓋世之所謂聲華仕宦之場至是而不能無憾於心者多矣雖其親豈誠願爾而舉世相率相率而入於不得已之途是豈可不爲動於心哉門人周生韶音官農部之

明年母太宜人故有幽憂之疾至秋而劇農部方趨郎署而心動遽假歸太宜人已危篤見子喜甚命進食霍然若有所失者病良已而督部音入朝遷延未發屬封公驟得肺疾太宜人勤視湯藥旬餘疾大作而殁於是部音泣涕扶服以狀求為銘幽之文意甚不自安者嗚呼使君非以假歸或歸而邀返京師必有抱恨終天者矣其得視湯藥親含斂抑有天幸焉則是豈可不為動於心哉謹按太宜人李氏沭陽世族也曾祖榕知營山樂平兩縣事權直隸平定州事祖世緯考衡壽隱德不仕太宜人年十八歸封公性明肅持家四十年門宇靜密無敢高聲者尤謹於財尺絲寸布未嘗妄費而賙恤族黨稱人而施道光中歲大祲有流人數十家將棄其稚

而逃太宜人慰卹之計口給食人賴以全有傭某以無賴被逐至是在給中門者不爲通餓而死太宜人爲逐門者曰以志吾過婦功之暇輒召諸子說古今至蘇母許子以范滂事歎曰教子當以篤愼蘇公之召禍母實啟之仲子早卒遺孫在抱視與諸孫等曰孤子失教起於溺愛此端不可開也太宜人於家庭之際大都以法勝恩矣及中年以後連遭子女及孫之殤深悲極痛然猶强自振厲雖以農部供職京曹恤乎不忍其遠離也而無幾微牽繫介於詞色嗚呼其心藏於仁而制於義者邪其受摧損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乎以咸豐九年二月丁未終年六十有三男子子三韶音戶部郎中福建司行走娶耿氏韶儀邑庠生娶湯氏王氏韶振候選州

同娶王氏女四人長適錢文葛文朱文末行殤孫五人履阜
辛文謙文復韶音出文豫韶儀出文益韶振出以十一月丁
卯葬於縣東鄉新建之原銘曰
人有恒言父嚴母慈慈不衷道而流爲嬉僛乎如齋凜乎如
師如錫如珪宜人是宜彼愓用欺此敬弗違云胡不弔中壽
而摧僕御氿瀾宗俯涕洟既戒既飭而去見思嗣音後人視
此刻辭

許母孫太安人墓誌銘

純皇帝御極之初有名臣曰孫文定公以淸正剛介聞於時文定公之孫曰批驗大使鑄沈屈下位祿不稱才是生太安人年二十有一歸贈翰林院庶吉士許君長恩許先世籍平陽以業鹽筴僑揚州雄於財贈君獨力學致貧學久不達抱奇而死有子宗衡年三歲太安人抱之以適外家遂居金陵大使君又殁孤貧不能就外傅太安人親授諸經冬夜風雪單寒相對讀周禮爾雅苦其聱倔恒爲助句繼聲必背誦無舐觸脫復迺命就寢八年學大通顧窮益甚復徙揚州道光中宗衡舉於鄉後十餘年通籍入詞館始謀迎養而太安人病目已五年矣以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告終京師里第

年六十有七七六年七月十七日以喪歸山西窆贈公壙合葬於平陽府太平縣北柴莊涼馬寺之原子一即宗衡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內閣中書起居注主事女一適同邑王太學西淵女孫一適某先是道光二十二年夷人自圖山犯京口前鋒抵金陵揚人恟懼太安人謂宗衡必無輕動夷且去未幾夷果受撫去及宗衡取挐揚州粵寇尙在湖湘閱而長江自蘄黃以東九江安慶蕪湖博望采石戍守相望制府陸公奉

天子命以舟師五千揚帆西討中外望其成功無不人人以手加額太安人曰必速行江揚不可居也比入都未至數程而賊已襲安慶破金陵不數日連陷鎭揚諸郡蔓延半天下聞者奇歎以爲神由今思之夷當中國全盛之時孤軍

溯流張牙虛喝得飽則去粵賊乘和夷空敝之後關梁不閑長戟不守順流長驅遂成破竹之勢皆情事自然當局惛不悟耳何神之有哉方宗衡年七歲時驟嬰危疾巫言爲僧則愈愈以他氏子代旣而悔曰吾子不僧詎當僧者卒以所買朱氏子還其家鄰有以貧告者輒損衣物以應或謂其欺曰欺亦貧其慈明豁達多此類也幼精楷法曉音律尤工六法只幅中山水樓閣分刌不失及得目疾乃潑墨爲大小米山六十後始輟筆宗衡雖官近禁性頗疏散太安人爲寫秋林曳杖圖題其後曰此汝他日必至之境斯圖所以志也余於道光丁未庚戌間往來京師始識宗衡居平獨未見其盛服請謁意不類輦下人後稍從友人吳比部昆田所聞太安人

行事而宗衡適寓書求爲銘幽之文嗚乎太安人生長勢勝
閥閱之家而終身涉歴勤瘁劬苦之境宗衡幸晚得祿養而
官庫性介又不能僶俛襲取世俗壹切華腴諸美好物苟焉
以奉之吾親雖其心慽然似有所不足君子以爲立身顯名
在此不在彼其可不銘銘曰
相門之裔嬪於素士垂五十年勤斯育子旣屯而康象服瑜
珥不媿死者同穴故里式此貞石以告彤史

王孺人墓碣

孺人王氏漣水名族作嬪延陵吳君仲深之元配也幼嫺姆

教婉嫕其儀奉箒高門中表譽歎吳君以溫肅之姿抱羸綏

之疾孺人稱藥量湯衣緪弗解焚薌露禱甄額無移夫急綵

生其悲調烈氣感於勁風當君縣篤脈幃孺人毀身紓難金

鬋一斷玉膚霜落重湯百沸嬖焉有瘳諸姑伯姊莫或知也

後迺頗洩君迫而觀之齒痕瑳如相向涕落如何不弔一疾

而萎春秋二十有一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也嗚呼伊嗟豈獨

匹偶之情實深肌髓之慟余與吳君交比孔懷屬表賢懿炳

厥幽志昭于將來

朱孺人墓碣

孺人朱氏浙江山陰人吳君仲深之繼室也敏慧柔嘉傳其家學工爲端書兼通六法吳君既免妻之喪遂委禽焉送嫁之物有盤螭曲水之研錦江桃華之牋秦尊漢洗文管斑然琴瑟既穆綺疏愔愔福實憎才宛轉遘疾既少閒矣吳君有百里之行一夕遂卒既瞑而視若有恨者空房塵鏡無故自裂家人上下靡不嗟異春秋二十有一以今年某月某日葬於王孺人之壙雙塚並高文梓交樹必有芳靈時其往來君屬紀焉遂栞貞石

安涉橋碑代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有司險以遂其道路有遂師以巡其道修有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故其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王道蕩平而無所底滯也故水潦既降而無淫淖之患輕車重馬而無頓踣之憂澤有陂障川有舟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寒不病涉行旅如歸此先王之所以不費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也王政缺微官典失序於是火覿而道茀水涸而橋梁未成而單子至以是卜陳之將亡其關於興廢之重如此其在後世則趙充國治湟中以西至於鮮水為橋七十所過師枕席之上遂制西戎五代時定州橋壞覆民租車節度使王周曰橋梁不脩刺史責也乃償民粟為治

其橋由此觀之周公大聖而單子賢卿充國名將王周良牧其於興教圖治守邊牧民皆以兢兢矣今乃塗潦橫於通衢津梁阻於郊甸嘉賓迴車而不前行人釋擔以太息豈非有司之責而詩人所爲睠焉出涕者乎余之復涖南清河也治以北有孔道焉蓋自南來朝京師者以斯爲登陸之首塗雍正六年建石馬頭十有八丈嘉慶中引而長之厥功未竟輪摧蹄陷行者勞苦又其上游兵六堡逝下跳爲小河橫貫而東木柱之梁於是乎建日月崩阤弗堅弗任顧以方隅之末又安歲事之不稔自大府百執事以迨邑之人謳往吟來懷而有待釋子廣達結庵河上愍斯道之崎嶇慨焉奮其願力袒臂大呼手口俱瘁自道光某年至咸豐某年凡建石路若

干丈又自咸豐某年至某年續建石路若干丈已而改建木柱之梁以爲石橋旣礱旣鍜欄楯翼如工旣成乃謁余而名以命之夫治平險岨繕葺津濟有司守土之事也至於具畚挶偫木石又將率其民庶以期於司里今有司實不能厭職而伏莽在郊我疲氓又弗堪於鼛鼓用是恤焉營建之不時道路之若塞夫當官不能以動其眾而游乎方之外者顧迺頗能畢數年之宏願以普濟於艱難豈佛力之恢閎有非微發期會所能追乎書之其毋迺滋余之媿也抑民之愚有時不願効其財與其力於長上而福善利益之事則勇爲之以是佐王政之所不及而彌縫天地之缺憾不亦美乎余故樂著其事以告後之君子有所紀循焉

勑授承德郎黃君行狀

君姓黃氏諱斌字雙允號質菴其先自安徽遷徐州之宿遷縣是為君之高祖諱成成生以龍以龍生仕忠仕忠生廷珠

誥授昭武都尉淮揚遊擊自高祖以下皆贈如其官都尉生五子長卽君君少沉密力學不勌補博士弟子員入貲為東河丞大吏稱之曰能道光五年今雲貴總督侯官林公前淮揚道鄒公分巡淮揚海請君隨行多所宏益補滎澤縣主簿自以一命不足以有所建白而違親千里意怏怏不自得會丁母孫恭人憂哀毀骨立當是時都尉公年六十餘猶勤於奉職顧性恢擴不省家人生計卽公事少暇與所好三數人者談讌終日家事悉付君都尉當官廉介又好施與每歲

時悉召故人子弟與飲既醉恣取所有即有餘盡以付酒家償責以故都尉沒而逋負至鉅萬先是都尉爲君入貲爲府通判至是服闋需次於家而君諸弟祿入微薄君內外措拄心力耗竭少有目疾遂失明君雖病廢乎每日晨起董督公私人無遺用物無虛材其綜理至於竹頭木屑罔或不舉十年之間君弟佩由守備洊至淮徐遊擊弟戊通判安徽幼弟晉爲漕標千總官蓋國家大政州縣守土而外惟河與漕而君家兄弟均與其事其精微竅會纖悉畢萃於君之一心瞑目而思之必期當理而後止嗚呼幾何其不病也君生平篤於交游專赴人緩急當兩湖總督周公被逮時家屬浮江入淮將歸於東阿太夫人年八十餘倉卒卒於舟次於是公罪

且不測江淮故吏無過問者君獨毅然出三百金爲喪具命諸弟往經紀期三日畢辦至於衣衾池翣灰蜃之屬靡不中禮旣而公奉　命防夷淮楚過君所居撫膺而哭曰微黃君吾不復視息人世矣及復爲漕督將乞假守制時內外方倚重而公終以不可違禮邀榮首訪君君力贊成之其持正如此侯官林公之遣戍也中道改往河南塞決口遣人視君疾願一見君以目疾固辭及公至祥符君馳書千言爲言河勢曲折修築疏濬所宜公悉嘉納十餘年來海內巨公繫天下重望四夷之所敬憚中外所賴以無恐必以林公周公爲稱首而皆敬愛君君之深沈大略雖不用於世如二公者其不妄有所稱許可知其不誣也君疏須白晳神骨晶瑩其愛客

如都尉晚益專靜求身心之學嘗以夜分思一日所爲討其功過每歎理不勝氣以是爲憾中世士大夫一切蕩佚爲禮君獨講求儀節喪祭婚娶斟酌今世之所用以求合於古人之意雖知交狎見必整衣冠拱揖周旋如對尊貴人旣失明使人扶掖見客舉步尺寸詳審未嘗一失禮性彊敏箋候酬答口授累數千言無可增損者或人與書曠隔經年皆識其端委檢對時日無舛一室之中盂几鼎鐺名書妙墨位置秩然或少敧側必責主者以是人不能欺或勸之曰此非養心法君歎曰心以用爲養凡吾所爲以媿夫放逸其心者也君生於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得年五十有八娶白氏封宜人側室生子一人鳳銜

南河候補守備女一人適湯世熙一同辱君交十年每見必反復議論至夜漏三四十下或對牀語不休當君病困時每謂我有五憂憂歲憂國憂家憂子憂友余謂君子憂其身之不修若君之五憂誠切矣然非衰病所急君反復辨難良久曰子言當是也屬纊前三日余自徐州歸過君別業執手流涕君歎息曰十年知交盡於此矣於是君之諸弟及鳳銜以狀來屬不可以辭嗚乎君用不盡於當世余所論次大略其志意可考而知焉

安徽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

安徽候補知縣潘先生既歿之二十年郡邑之士追思先生之道義文章淸明剛大之氣足以扶樹世教激挽流俗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祀于社者于先生宜乃相與歷牒郡縣吏達于撫部使者以疏聞于 朝 天子喟焉嘉許乃以己未之歲仲冬月丙寅朔越二十七日壬辰嗣子亮彝亮熙敬謹奉先生神位晨入于學宮兩學博士先生率鄉大夫後生髦俊之士百有餘人齋宿盛服恭詣祠下牲酒維虔鼓樂咸列神主既升皆降拜成禮以出擁庠門而觀者數千人罔不歎息嘖嘖以爲學成而不遇於時卒享千秋之報亦惟先生克稱是典非是典足以歸重于先生也先是十餘年先生之弟

子刊布遺書數十萬言頗求當代能言之士狀先生家世生
壽行學大凡久而不成至是衆命一同曰夫士蓋棺論定今
先生墓木十圍可謂久矣道允孚于鄉里名聞　當宸可
謂光大矣既久且光而行實不錄遺事闕如後死者之責也
一同承命戰懼不敢以辭謹按先生諱德輿字彥輔一字四
農姓潘氏明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塤之後高祖常度隱居
易代之際曾祖建武祖兆瓔皆邑諸生考宗箐歲貢生候選
訓導以品望爲一邑宗師娶于盧耋既而生先生盧孺人雅
善病先生五六歲時行坐視孺人而哭之母食乃食既卒哭
不絕聲訓導君患咯血疾每進藥必跪牀下既而割臂肉以
進訓導君察其色動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游庠大故而王

毋金猶在堂色養彌至及以嫡孫承重自小斂以至反哭事求合于先王之禮而準度時制柴瘠傫然殆不勝喪潘氏之族有僑居廬州及陳留者于其歸也收恤之恩遠過所望其所飮食教誨于族戚之孤貧無虛日而已恆蔬布不厭其篤厚殆不可學抑性使然也淮郡自邱氏張氏阮氏諸達尊相繼殂謝後起則汪文端公李尚書用大科致通顯文端尤以詁經博物負海內重望致位宰相顧于著述謙讓未遑也先生孤童晚出一露鋒銳盡掩前人每提學使者行部至皆拱手贊歎既而屢困州舉年二十六乃盡棄科舉進士之業力求古人微言大義其宗旨以爲挽迴世運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

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儒鄙薄以復于古其說經不祖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學之糟粕語錄之空虛元渺爲宋儒之筌蹄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畧非雜縱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也其爲文章入幽出顯沉痛吐露蓋先生應鄉舉者十有二而後領一解以貢于京師至則與四方之士議論追逐以求文章之眞亦陰以覘氣運之贏縮衰長而庶幾波流之一返也是時先生座主長白鍾侍郎館先生于家謂人曰四農乃吾師事也宜黄黄司寇亦云然然先生與禮部試者六矣卒默默無所遇主文柄者至以不得先生相詬病而一

時新進少年翰林文學之臣往往竊觀先生之文諷頌闇記以期倣一識之也先生笑曰吾豈若是難知耶先生居京久所與往來若汞豐郭儀霄建甯張際亮震澤張履益陽湯鵬歙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劘切盡當時之選矣要皆用文辭詩歌相推厭至于先生深心大用尙有知之不盡者而豈所望於流俗之士也先生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初儀徵阮相國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公桂楨周公天爵以清剛大節爲世名臣于先生皆願納交周公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公以是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君廣業黃君以炳相命以懲忿窒欲之學所居故柴氏宅柴素無賴毒其家

人以篤嗣先生還其宅斂其尸終不與較時年未冠也中年
所養益純和順之氣布於四體而臨義勃然尤善剸斷大事
嘉慶末郡人以白役妻裴烈婦當入祠與不當入祠分左右
袒傾城以爭爭久不決先生爲書數百言開解竅會平其牙
角閒者帖服道光中濬城東澗河上下游居民萬家用異議
相牴亦得先生言乃定蓋其平日公誠之心感孚于人人而
言中理會又足以解膠結而定危疑一旦立乎廟堂之上與
天子宰相相可否遇非常之原一國之大是非必能從
容言笑以靖中外之人心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惜其無
所設施而空言之垂于世祇于如是而遂已焉然得先生之
書尊而信之以視夫元虛穿鑿靡心力于無用以取世資者

其關于人心世道何如也先生生于乾隆五十年十六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戊子科舉人第一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所著耋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外集未刊者十四卷詩餘三卷詩話十三卷念句子一卷春秋綱領一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誡一卷傳恭堂祭儀二卷示兒長語一卷耋一齋劄記九卷四書義試帖共五卷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二書皆未成蓋絕筆也配史孺人事先生有禮先生歿後教子收族一遵先生之戒後二十年卒子三人亮弼郡庠生後先生十七年卒亮彝邑廩生亮熙郡廩生女三適鮑掄秀郭斗鮑掄弼孫六人蘭寯亮弼出蘭實蘭同亮彝出蘭璘蘭華蘭章亮熙出先生始

以歿之年十一月葬郡城東南潘岡上咸豐八年九月遷葬于車橋陳家河北岸史孺人合葬焉一同與先生游處二十年先生始以弟畜而一同師事先生往來長安連牀接軫聞教甚詳先生之歿遺戒力辭哀輓墓志誄文故不敢以爲門人刻遺書時先友長德尚有存者又不敢僭以爲今則無可辭矣先生盛德事多有已牒上禮部者人皆能言之余獨綜其立身教世之大旨以揭于篇孤貧崛起學究天人名聞四海不虛也

適馬氏姊年四十行略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日夜漏四十刻姊病革一同抱孤甥鴻賢伏於側泣而問曰欲何言目微眴歎曰兒幼都不記一同曰第說我他日姊語語之氣喘喘不屬舌彊艱徐曰讀書學成人鴻賢哭姊亦哭暈絕左右皆哭良久蘇摩鴻賢頂曰毋號兒不得餓死稱傷心者再遂瞑念吾姊苦節至性不可無傳於後屬先母病危不暇爲後十五日而棄養後百五日而三姊亡三遭慘變心骨摧裂何能次敘文字然姊遺訓不可沒既格於　國家律令年例不得旌諸朝而私無所述是委盛節於草莽也孤兒何觀焉乃瀝血書之曰一同有姊三人姊其次也諱芝偲性鈍畧識文字樸誠家貧鮮婢嫗佐母操

作暑爨寒漱汗衣裂膚無勸色年十六許字馬壻曰天成天成少病瘵久不愈姊疑其死私涕泣寖以成病兩家遲婚事年二十七始歸焉天成病甚有弟景良日詬兄不事事益大困矢溺著牀褥姊方娠躬自滌洗既免身三日而天成亡痛不欲活念呱呱在抱强進粥數月家君取以歸鴻賢生三歲病癩體無完膚姊以淚和藥而洗之中夜爬搔爪血淋漓母子同聲哭吾母起坐太息燈熒然達旦如是者十年姊嘗患巨癰遍體隆起如椀猶與兒眠起體著席處都爛聞者酸鼻姑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兩月姑葬歸居一年鴻賢少瘥就外傅督課甚勤道光十八年秋七月先母病劇家君亦患痢一同時在外姊乃措竹榻於中堂撫鴻賢就卧則危坐或和

衣假其旁夜四五起勞瘁憂灼四旬而一同歸相見直視無
一語彌月大病百藥不救當姊之病革也母昏瞀每問則曰
漸愈易簀之夕姊恐驚母言於母曰兒不樂居母傍呻吟使
母不安請移別所母猶豫促左右舁而行及門大聲呼曰母
親母耳聾不聞姊歿後數日猶時時問姊食幾許以數對輒
領者再四烏乎痛哉景艮聞嫂死不臨一同兄弟爲營殯歸
葬諸天成之兆焉不告期故不書日姊無它可述獨孝節出
天性謹書其大概貽鴻賢它日無忘暈絕時兩語則一同兄
弟不媿於九泉姊生於嘉慶五年七月四日歿於道光十九
年正月十一日得年四十子一鴻賢輮人弟一同抆淚述

適黃氏姊年三十八行略

姊適黃氏高明簡重志慮過人貞疾以死宗僩哀之姊長一同三歲幼偕入學長乃從授書師事一同鈌必規惰必勉又師事姊及歸黃而病病十三年而死死前八日一同自遠歸語三日枕上爲詩泣而授一同哀其志不可以無述姊諱蘭僊字靈香生而有異家君尤愛之九歲讀毛詩不肯竟學去習女紅輒精十四五觀小史日竟四五冊無當意者一日讀論語孟子歎曰得我心矣晨夜孳誦豁然都解習詩書小戴記一以論孟相印證年二十讀通鑑綱目竟首尾未嘗棄一字尤好文選韓柳歐氏之文間爲詩清樸近古王考功歎曰世久不見曹大家班婕妤今見之矣年二十六歸黃氏姑先

亡事翁孝謹夫照忘於學背人長跪泣而勸之會舉女而病病久不愈髮半白齒脫且盡目昏眊似七八十人益憔悴遭翁喪毀甚明年先母及二姊相繼見背扶病視含殮每哭嘔血布地歸三月遂不起遺命曰吾身後以素服殮囊毀齒寘柩中吾平生所讀書葬三日焚諸墓旣殮不瞑烏乎其有所恨耶姊幼解吹笛曉切韻工棋能爲飛角遠勢海邨長夏布席大樹之下家君移榻臨決勝負涼秋奏笛明月滿家冬擁爐火稱說文藝詞鋒競出十餘年間家門雝雝之樂未有盛焉者也少慕辛憲英之爲人好論事能鳴鈜百步外嘉慶末歲荒盜起家君伯兄遊於外姊及二姊每夕侍母結束爲嚴備及服習書史更爲沖靜每侍親上食端坐凝視飯已乃退

中夜聞雷雨整衣坐母側一夕數起其讀書有神解屬續前
一日語一同曰吾觀今世人皆未嘗讀書吾少時誦論語每
一章竟必驗之吾身有不合立起自責如是乃及次章弟勉
之無忘此言遺詩百篇皆少作擬騷一篇書小石城山記後
一篇手疏論語數十則歸黃後遂絕筆子一未名女一令儀
一同爲兒葵聘之生於嘉慶七年十月十二日卒於道光十
九年五月廿一日年三十有八棘人弟一同拭淚述

祭嵇佩之文

烏乎自有明以來士之以才行學術見於世者舍科第奚由而科第之取人非果論才行也特決於一日之文一人之耳目此一人者果足憑邪果不足憑邪於是乎又決於一時之喜怒焉烏乎四百七八十年君相之專求士大夫之出處類取決於一人一時之喜怒而士之不遇者何由鳴其不平也哉其遇者則曰是有術焉得則利失則否吾見用是術而不遇者多矣又何說哉若吾佩之者所謂不用其術者邪然嘗試郡邑五冠其曹未可為不遇也弱冠應州舉八薦而不售明經貢太學一取而見遺其間司文枋者未嘗無巨公相激賞之人又豈得咎術哉君長余二十歲先後遊戴先生門王

辰甲午同在金陵河亭秋夕風月淒美管絃有聲與余論文至漏四十下已而歎曰遇不遇命耳終不以易吾文焉乎君自信篤矣然所謂命者又何據哉君嘗爲詩四章曰瀛洲怨弱水游桂林嘆寒門悲慨然遠想有平子四愁之思焉將毋於命之說猶未能釋然乎哉君之歿也余在都下未得親奠而盡哀焉數年以來南北奔走八九千里益歎賞音之難幾欲悔吾術之末工而於命之說幾幾乎且信之矣獨君超棄塵凡翱翔大荒俯視區區之得失當不以介意又未知所謂命者今已洞知其故邪將區區者不足言命而命之道有大於此者邪抑文人呢寒之悲雖當骨化形銷而青燐蓬顆之中猶有幽怨太息者邪或者鬼神之重文翻過人世所謂修

文地下玉棺降天不誣邪抑不知佩之死後之文章尚有愛
惜而甄錄之者邪將冥漠中無此事邪或有之去取與人世
都不異邪未知吾輩役役語言文字間者死而後悔其無用
邪抑尚戀戀於生平之著作望其傳世行遠以博無益之賞
邪此數者一一問之先生靈而不昧庶幾歆享

哭胡介眉同年文

烏乎介眉死矣死矣哀哉與君雖同邑吾家河北或三數年不至郡當吾在郡時君年十六七不相聞乙未舉於鄉同出房考洪先生門始相知君時有妻之喪數語而別明年偕車入都暮抵桃源驛連牀語一夜不休自是相厚逾尋常每四更登車辰入店共食食已就車抵暮見見必握手喜笑視數刻別如旬時如故人乍見千里外慰藉交至二十程如一日在都與君隔巖城而居處無三日不見旣報罷君欲歸余曰奈何去期十日必與君陟西山游碧雲石蹬遇覽西湖觀天子宮闕乃歸耳則許諾而里中諸君督歸甚力君不獲已唏嘘而余亦登車道正陽門入寓邸心惘惘還穿宣武門至

少宰李公第見君停車欲下將告别於李公者𡨴簾而語曰
行乎曰行矣風漂塵冥㷀忽不見自是爲永訣矣先是七月
閒有書寄君期九日爲吳中之游余以侍疾不獲來十一月
十二日過淸河吳君將渡河而南期必見甫入門以君耗告
不信明日見君族父大鏞者説益詳嗚呼死矣死矣不可見
矣使君少牽就留京師計可得同歸不同歸而余非侍疾故
度必能一來而今無望矣介眉介眉向無三日不見者今可
日計邪向之小别若旬時者今可時計邪吳中可游邪桃源
之夜雨可聞邪死矣不可能矣雖然君用何而死也孱弱其
死徵邪未見孱者之盡死也多憂死徵邪早達死徵邪未見
達者之善死也或曰君平昔常背人涕泗若有大患苦或曰

君之死亦有所溺焉若然則君之過也君老親六十弱弟十齡七八齡君可以死乎前婦無子新婦入門十九日可以死乎不可也不可將不死邪又未見世之夭折短命皆其可者而責君無已時何也君死在十一月十日而余以二十八日至君之家君老親已病不能起新婦哭無人聲焉則君信未可死也不可死而死命也又奚尤君殯所懸君象披帷視之不甚肖問之家人追為之也烏乎吾半載不見君乃見君象又非君也痛怨言哉余返里後夢君實來遷延不進余曰君既死人邪曰然奚不進也曰不敢也君亦欲見我邪不敢何也烏乎介眉與君同鄉里生二十一年乃相知同舉於鄉同出師門同計偕報罷幽明一隔茫茫千古早知其如此吾不

能聽君使先歸也而余明年行復計借道路經過昔日與君食者宿者側目望者傾耳聽者山川墉壑風沙慘澹了然不殊所少者君也余與君夙世慳薄如此彼冥冥者何苦爲此作合使我常抱無涯之戚也哉歲月有時余又不能來來亦不能見君謹揮淚爲文用當永夜之語臨風痛哭長無見期哀哉